

走后的时光

□阿蒲

母亲老了，老得几乎让我怀疑人生。

她是在父亲走的那段时间变老的。脸皮发皱，头发蓬乱，语无伦次。时常一个人在院里发呆，对着我们喃喃自语：“那阿爹，依晓其咋有多好。其走了，搭我心也掏空了。”印象中，他俩几乎从不拌嘴，即便生了矛盾，有了闷气，并不当面对质。各自悄悄地溜到邻居家或屋外的农田站会。可就是没耐力，只要听到对方声音和找寻的身影，便像只寻到正路的羔羊回到羊群。这是对模范夫妻保持感情和谐的秘诀。

这么多年，母亲是被宠坏了，以至于我们兄弟俩偶尔在饭桌上数落她几句，她直起身子向上座的父亲使个眼色，父亲便心领神会。脸一板，眼一瞪，几声咳嗽，刚才还嘈杂的饭席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于是，她经常逢人夸老公：“阿拉二大无（父亲排行老二），待我可好啦。如果没有其，我老早没命了。”这话听起来咋这么别扭，可一想母亲年轻时在大家族的夹缝里求生存遭遇，像她这般生性耿直、骨头又硬的女人，终究“混不开”，吃的苦头肯定多不胜数。

父亲走了。她的痛，她的苦，她的悦，她的欢，便少去了一个可以倾听分享的人。她神情颠倒，目光呆滞。一个人，盯着爱人的遗像可以是一个时辰。“阿妈，要不去医院叫大夫查一下。”实在不忍心让她一天天憔悴得像一只淋了雨、落了羽的老麻雀，我和哥哥劝说道。到医院，心电图、B超做了一通，拦住大夫，“医生，阿拉阿妈咋样？”大夫说了句“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”话，说到这份上，再细问也无意义。我担心母亲活不过几年，怕她虚弱的病体又生出几许的悲凉，只能宽慰几句，“医生说了，休养一阵子就好了。”

春风起了，天气渐暖。田里的满眼都是绿绿的草籽。这是父亲走后头一年的清明节。母亲走不了远路，以至小坡路也让她喘得死去活来。总是走一阵，歇一阵，看她依在树桩边，感觉她随时要断气似的。清明一早，我从东港出发用车子将她从老家驮到公墓地。她来了，捎了父亲生前最爱吃的猪头肉、油豆腐烤肉、炒丝螺，满满当地地装了一个水桶。她来了，带着思念和悲伤来了。墓碑上的三个字，“叮叮咚咚”如凿子一般击穿心窝。她坐在地上，整个人埋进怀里，又猛地抬起头，愕然地望向苍天，最后“哇”的一声哭了个畅快。这积蓄了几个月的压抑、苦痛、怨恨、心酸化为这一声声的悲哭。她哭，丈夫没啥好命，日子终于熬出点头，就走了；她恨，老天咋这么恶毒，竟将这么一个憨实可靠的男人带走了；她怨，平日里粗茶淡饭疏于照顾，男人得了病未及时送到正规医院检查……她哭，邻近的几个妇人也哭，整个公墓就是一个巨大的眼泪工厂。

一年总有两次，一次是清明，一次是正月，到坟头哭一哭、想一想。只是拜坟头岁时切不可闹情绪，一定要和和气气。头几年，母亲几乎是去一次，哭一次。哭着哭着，眼泪干了，两鬓白透了，背脊更驼了。后来的后来，也许是她已经熟悉了周边的环境，反倒做起了

颜色

□麦田守望者

世间万物皆有颜色。动物有颜色。“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，写的是鹅的颜色——一双“红掌”，惊扰了一池春水；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，写的是鹭的颜色——遍身“白羽”，点亮了整个晴空；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”，写的是牛的颜色——一身“黄毛”，灵动了整片郊野；“白马东北来，空鞍贯双箭”，写的是马的颜色——簇“白鬃”，惊艳了整个沙场。

植物有颜色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写的是柳的颜色——纷飞的柳絮，是春的信使；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说的是荷的颜色——如盖的荷叶，是夏的乐章；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写的是菊的颜色——飘香的金菊，是秋的恩赐；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，写的是雪的颜色——纷飞的大雪，是冬的守望。

四季也有颜色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说的是春的颜色——你看，春天百花齐放，姹紫嫣红，像极了人生的少年，一切都来日方长。

六横的秋

□力女

城里的秋和春几乎没什么两样。地上的小草还在悠然地泛着绿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也在全身心地开着，大大小小的树木依然蓊郁葱翠。在这里，你闻不到万里稻谷的清香，更看不到枝头累累硕果。要不是看到路上倏尔飞起的落叶，你绝然不会相信，秋已经光临了这座城市。“一叶知秋”虽可以道尽秋之百味，可真正的秋，却在我的老家六横岛。

六横的秋是热烈而博大的。每当秋风悄至，六横岛上的大地便会隐去她的本色，金灿灿的谷穗，红彤彤的高粱，银晃晃的棉花，黄澄澄的桔子……原本沉寂的田地，此刻马上就会骚动起来。车水马龙中不时有满载谷物和果实的机动车驶过，那有节奏的轰鸣声，像是农人欢快跳动的脉搏。田地里，到处闪动的是头戴遮阳帽的男男女女，就是他们，这样质朴辛勤的劳动者，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不断地滋润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，用点点滴滴的收获回报着家乡，诠释着人生。空气里，洋溢的是热烈。脸庞上，盛开的是喜悦。收割声、采摘声、欢笑声，交汇成一曲大自然独有的天籁。

六横的秋是静美而和谐的。每逢此时，所有的色彩便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，忘情地释放着生命的热忱，共同把乡村打扮得满心欢喜：黄得彻底，绿得苍郁，红得浓烈，蓝得透

明。一切是那么和谐而秀逸。路边的野菊花透露着一股桀骜不驯的野气，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丛丛，开得正是热烈。秋风，一直有人指责为残酷无情，说它吹落了一个绿意盎然的世界，而我却要赞美它，是它的无限慈悲让衰落的一切回归故里，寻到了萌生的希望，去孕育一场更饱满的绽放。

六横的秋更是丰腴，更是令人销魂怡悦的。听同事饶有兴趣地说，小郭巨围垦区有一大批高粱地，现在成熟了，甚为壮观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好多年没看到大批量的红高粱地了。于是，我要求同事开着轿车到小郭巨去欣赏秋日的红高粱。奶白色的轿车奔驰在宽阔的沥青路面上，路两旁的绿树在车窗外掠过，一阵阵的桂花香气随着风飘进车内，钻进鼻孔。车子经过20分钟奔驰，到了小郭巨第一期围垦区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大批成熟了的高粱穗，在阵阵秋风中摇曳着，在秋阳下闪烁着红色的光泽，高粱叶沙沙作响，像是在告诉人们是秋染红了高粱……一位积峙村民指着前面的土地告诉我，“这批土地大约有1500亩，是由梅庄承包的，上半年种油菜，油菜收上种高粱。这么一大批土地种植全靠机械化，机械播种、无人机施肥，自动化收割。”他沉思一下说：“老师我认识你，到油菜花开的时候，你再来这里欣

赏油菜花，金黄色的一片，像是一大块黄色的地毯铺在地上，真是美极了。来六横旅游赏景的人络绎不绝，从花开直至花落，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啊！”我接着说，现在的景色也美啊。秋高气爽，火红的高粱，映红了前面的海，映红了后面的山，映红了美丽的六横岛……

田间旅游，同样能愉悦心情。我对同事说：“由你开着车，我们进行一次田间秋游吧。”秋天到了，桔子成熟了，去双塘桔子园。我的同事，对去双塘熟门熟路，一会儿，车子就停在桔园的路边，我迈下车门，望着一棵棵桔子树，挂着一只只黄澄澄的桔子，有的枝桠被桔子压得像弯弓，风儿吹来，枝桠上下左右晃晃悠悠。似乎是在对秋天的谢意。正在摘桔子的果农向我们打招呼，拿着一捧桔子要我们尝尝。她说，这是新品种，皮薄甜味足。摘下来的一筐筐黄澄澄的桔子是装运到宁波去的，今年六横的桔子大都是装运到外地去销售。我记忆在六横岛最早发展果业的是在双塘大批种植桔子树，几年后，双塘桔子在普陀有点名气。

我们告别了果农，车子向杜庄村方向驶去。

沿路我看到金灿灿的晚稻，迎风翻起层层波浪，一行行翠绿色的蔬菜在车窗外闪过。车外的田野是多姿多彩，有金黄

色的、淡黄色的、墨绿色的、蔚蓝色的、大红色的，感谢秋天给六横岛的田野编织成了彩色斑斓的大绸缎……

车子到了杜庄村口，停在古树下。杜庄村口有古老沙城，生长着一群古树。为保护这群古树，四周筑起了围墙，这些古树中我熟悉的有沙朴树以及黄连木，都有上百年的历史，有的树干粗得需三四个人合抱，古树虬枝盘曲，宛如手挽着手，根盘着根，根植于沙城里。无情的秋风将沙朴树叶扫了下来，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沙城上、树根的四周，一会儿落下的树叶堆积得厚厚的，软绵绵的，有几根枝丫落光了叶，只剩下赤裸裸的枝条条。到了春暖花开时，又绽出叶芽，我羡慕它们的生命力如此之顽强。杜庄古树群成了撩动人心的奇景。

“寒露”前后，是收获番薯的时机，六横农户是喜欢种植番薯，山坡地、旱地所种的番薯，现在可以收获了，我沿路看到农户挑着箩筐，抡起钉耙，把一垄垄的番薯掏出来，挑回家，让全家享受秋天收获的喜悦……

谁都在不知不觉中，用时间的鼓点敲响秋的大门，我一直感谢故乡六横的秋，赐予我的恬静与丰盈。多少次的梦绕魂归，像是要穿越时空皈依童年。原来啊，故乡的秋一直在我回望故乡的眼眸中……



严跃进摄

忆渡船老大“小丁松”

□圣钦

六横台门丁船湾有个老头，人们都称其“小丁松”，出身是台门“中娘吞”人，从小给渔主捕鱼，能做老大，会撑船。

一九五六年二月至一九五七年七月，我在六横元山大凉潭小学教书，从礁潭到凉潭，先要从台门丁船湾乘船过渡到对面的大笕箕村埠头，再步行至马跳头村乘船到凉潭，也就是说要过两次海。

丁船湾在六横岛的最南端，左边是悬水小岛上洞盘，右边是海流湍急的海石门。海底暗礁丛多，形成海面上许多漩涡，渡船到对岸两埠头，需要一定的撑船技术与经验，那个年代，渡船还不是机动船，是靠人力扳桨、摇橹航行的（叫撑船）。丁船湾埠头是清水太横（六横方言，水深的意思），不是像样的码头，渡船只有一艘，整天浮在岸边的海上，船头前面抛了锚，锚绳拴牢船，船尾用网钢绳拴住烟枪（船上的一个部位），拉倒埠头边上的一棵沙朴树上缠住，这样这艘渡船前有锚绳，后有缆绳，船身被牵得牢牢的，时而随着海浪起伏，不断颠簸跳跃。开渡了，起锚，船上的钢绳才被解开。大笕箕岸边没有码头，只有一些乱石铺在海涂上，成了一个简易的船埠头。渡船老大小丁松，他每天撑着渡船来往这两个埠头。

我们小学老师每星期至少一次乘他的船，去六横本岛的礁潭中心小学学习或是开会。但渡船没有规定的航班，一是看天时，看潮水，风浪大不开船；二是看乘客，客少不满额，只有一两个人不开船。三是开船时间没规定，有时候船开了，你有要事也干着急，叫做“差一步，错一渡。”只有人等船，没有船等人。你迟到一步，船已起锚拔蓬离开了埠头，你追着急喊船也不回头，只能等下次。

丁松老人在埠头上边的一棵沙朴树旁边搭着一间像凉亭的小屋，屋内设有一铺、一灶，是他睡觉、吃饭用的。日子久了，我们几位老师与他相处熟悉了，有时也会上他那里休息，要紧关头他也会帮我们的忙，渡船虽小，要是天气甚好，也能载20多个客人。要是超载了，他决不肯开船，动员大家让个班，不要与生命作对，否则大家都过不去。

但是，他还是让我们老师优先下船，有时我们人数少，不等客满就给我们开船，有人问他为什么？他有充分理由，对面学生等着老师去上课，尊师重教，优先照顾，其他人也无话可说。有一次，风浪很大，我们有十多个老师急着要过渡，否则学校要停课了，他答应我们试试，结果，船到洞盘外被风浪

刮了回来，大家衣服都打湿了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风浪有些小了，他说再去试试看，这次终于成功了，把我们安全地送到了大笕箕埠头。

夏天，常常遇到风平浪静，没有驶船的风，靠人力摇橹、扳桨渡港。我们元山学校的男教师，大都会扳桨、摇橹，这都是丁松老大教的。起先，他不肯教我们学摇橹。他说：“太危险，要是出了事情，我也没性命了。”可是，周帮彦、刘圣科、杜方全、刘圣钦等老师硬是抢着学摇橹。他说：“你们决心要学，我就教你们，但要听我的话，先学扳桨，再学摇橹。”他看着老师扳桨很活相，这才教大家学摇橹。他说：“橹带就是性命带，倒橹不要紧，只要抓住橹带不放，即使掉到海里，也可拉住橹带攀上船来。”摇橹就是橹板（也称橹叶）一直置于水中，靠把橹柄来回摇动来推动船舶前进（摇橹与划桨不同）。他边说边用手扳，做手势给我们看，橹叶是扁的，靠其劈来劈去的摆动，不停息的摇动，来推动船前进的。如果，让橹叶平浮，海水把橹挺起来，这就要倒橹。这是个物理知识，大家一听就会，很快都学会了。从此以后，凡是无风乘船，我们几个老师就轮流摇橹，丁松老大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下一下有节奏地

摇着橹，渡船向着对岸飞速前进……

丁松老大有空闲，就给我们讲解放登步岛的故事。打登步岛时，村里派“船夫”，丁松老大被解放军请去做老大，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本红本子让我们看，这是一本“功劳证”，有部队司令员的署名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这条性命也是从子弹底下漏出来的啊。”

他回忆说，当时，登步岛上的国民党部队，在可登陆的码头、海岸都挖了壕沟、建了碉堡，一旦发现海上有情况，岛上子弹像雨点一样打下来。解放军只好黑夜登岛，他们撑着小船，摸黑前进，连香烟也不能吸。有几个老大，听到枪声，船还没有靠岸，就叫解放军跳下水去，不会游泳的就被海浪冲走了。丁松老大可不让解放军丧命，硬着头皮，冒着密集的子弹，把船闯进一个岩石缝里，送解放军攀岩登上岸去。一直等到下半夜，枪声停歇了，他才回来。我们听了，都赞扬他是一位支前“功臣”。

当时，丁松老大大能撑渡船，是政府指定的“丁船湾渡船专业户”。每个月还可以向村里领取生活津贴费。

现在，不知丁松老人是否还在世？在我心中老是惦念着他，“小丁松”是位好老大。